

狂侠柔情

下

62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第二十三章	浪静异娇险象生.....	(633)
第二十四章	脱险又逢申庚亥.....	(679)
第二十五章	脉脉深情结伴行.....	(711)
第二十六章	情仇恩怨迷重重.....	(741)
第二十七章	同榻共眠春梦好.....	(770)
第二十八章	追踪四娇一夜情.....	(801)
第二十九章	拨云去雾现真凶.....	(831)
第三十章	情仇决断积翠庵.....	(859)
第三十一章	泛舟惊涛为情仇.....	(890)
第三十二章	善恶有报天机岛.....	(919)

第二十三章

浪静异娇险像生

段无非也十分高兴地大笑道：“当然！当然！不过，古兄，舍妹婿之事，古兄可否瞧在这在下之亲份上，莫要令他太难堪？”

古不怪笑道：“行！只要段兄一句话，兄弟决不为难于他就是！”

段无非笑道：“古兄可是有什么条件么？”

古不怪笑道：“兄弟为势所迫，不得不提出一点小意见！”

段无非道：“古兄请讲！”

古不怪目光在段神婆，蓝效天和那四名少妇身上一转道：“段兄，令妹处你做得主？”

段无非尚未答话，段神婆已大声道：“家兄答应之事，老身一定遵守！”

古不怪笑了一笑道：“这位‘武林四公子’中的二公子呢？”

他指的是蓝效先！他却不称呼他的名字，足见这老怪物心目之中，对这位蓝公子是如何的轻蔑了！

这会儿段无非却笑道：“效先当然不会再有异言！”

古不怪指着四名少妇道：“段兄，这四位儿媳妇呢？”

原来这四位少妇都是蓝效先的家室！

萧剑寒心在想：这四人之中，必有一人是那蓝彩云的母亲了！但不知是哪一位……

段无非已哈哈大笑道：“古兄，这等事她们可没有权插言了！”

古不怪大笑道：“还有那位‘红红公主’，段兄可以代她决定？”

段无非忽然两眼金光暴射，掉头看了“红红公主”一眼！

那“红红公主”对这位“惊天神魔”段无非似是十分恐惧，段老人目光射来，她竟然失色低头！

段无非冷哼了一声道：“古兄，兄弟相信战姑娘不会有什么枝节可生！”

古不怪这才哈哈一笑道：“如此说来，段兄可以全权代表了！”

段无非笑道：“古兄好似有些不信么？”

古不怪道：“滋事体大，兄弟不能不谨慎！”

段无非大笑道：“古兄，兄弟此生别无他事可取，但向来言出必践，终身奉行不渝，古兄难道还不知道么？”

古不怪大笑道：“兄弟怎会不信？段兄，兄弟这就提出条件了！”

段无非笑道：“古兄请讲，兄弟洗耳恭听！”

古不怪笑道：“第一，这‘武林一统教’不能成立！”

段无非笑道：“兄弟也早有此意！只因蓝兄弟有些执迷不悟，才会弄成今日这等尴尬局面，古兄就是不提出来我也要全力阻止的！”

古不怪大笑道：“段兄代他们同意了？”

段无非道：“不错，‘武林一统教’不许再谈！”

古不怪道：“第二，蓝老魔派在各大门派潜伏卧底之人，今日散去之后，请段兄责成蓝兄将他们召回！”

段无非闻言，忽然摇头道：“这……古兄，恐怕此事有些不妥吧！”

古不怪道：“段兄，蓝兄这等手段，乃是用以于各大门派，以遂其独霸武林之心，如是蓝兄不召回这批人，武林之中，岂不依旧埋有祸源？而且各大门派岂不终要沦入魔掌？”

段无非摇头道：“古兄，兄弟不是这个意思！古兄所说，兄弟完全同意，但兄弟认为只是召回他们，恐怕并不能消除杀劫！”

古不怪闻言大笑道：“依段兄之意，应该怎么才为上策？”

段无非道：“兄弟相信那潜伏各派之人，必然早已成为该一门派的弟子，如果一旦召回，对这些派去的人而言，岂不是种下了杀身之祸么？而且这些人为了避免被杀，或是为了逃避蓝兄召回而揭露身份，也许会干下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古兄原意要消此大劫，只怕这么一来，不但未能弥劫，反而要成为武林杀戮之因了！”

古不怪听得出大笑道：“有理，段兄想的比兄弟周到多了，但兄弟不知段兄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使各大门派受到复顾之忧？”

段无非道：“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蓝兄从此不再对这些人有所指示支持，由他们诚心诚意地做那寄身的门派中弟子，对这门派忠诚，则不但可以保全了这些卧底之人的名望，保持了这批人的身份之秘，更可谓也保全了各大门派的声威，那

杀伐之事，不可也免去了么？”

古不怪大声叫好道：“上上之策，兄弟同意段兄做法！”

段无非笑道：“古兄还有什么条件么？”

古不怪笑道：“请段兄通知‘震天殿’中弟子，从速撤去一切埋伏，立即送来此与会的各门各派之人出山！”

段无非霍然转身向“红红公主”道：“战姑娘，你听到了？”

“红红公主”低声道：“侄女听到了！”

段无非大喝道：“听到了？还不传令下去叫他们照办么？”

“红红公主”十分恭敬地应声道：“侄女遵命！”

她缓步就待下台而去！

段无非突然沉声喝道：“回来！”

“红红公主”应声止步，低声道：“伯伯还有事么？”

段无非道：“你要到哪儿去？”

“红红公主”低声道：“侄女儿要命令他们撤去谷口埋伏！”

段无非冷笑道：“你不必自己去，叫他们去吧！”

“红红公主”眼中有一丝怨毒的光彩闪过，但她可没敢反抗，伸手向那“西崖才子”招手道：“李兄请代为传令，督促门下弟子撤去本谷一切埋伏！”

李修平应了声是，立即转身而去！

段无非这才转身向古不怪道：“古兄，还有什么事么？”

古不怪大笑道：“够了！”

话音一落，立即松开那捏在“化影神魔”蓝天碧右腕的五指，同时向蓝天碧微微一笑道：“蓝兄，适才多有得罪之处，可别见怪啊！”

蓝天碧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道：“古不怪，今天兄弟算是

服了你了!”

古不怪大笑道：“怎么？蓝兄忽然客气起来了？你如是心如其口地服了兄弟，那可真要叫兄弟大大地吃惊了！”

蓝天碧冷哼了一声道：“古不怪，像你我这等身份之人相搏，倘若还要找后生晚辈帮忙，武林中有谁能够干得出来？兄弟能不服你么？”

敢情这老魔乃是讽刺古不怪！

古不怪闻言可并未变脸，只是哈哈一笑道：“蓝老魔，你莫要不服气折在老夫手中，改天老夫一定要到那‘自在宫’中，好好地跟你较量三天，好么？”

蓝天碧嘿嘿道：“好！兄弟随时候驾！”话音一顿，走向萧剑寒，冷笑道：“老弟，你比你师父不差呀！武林中在数十年前曾被公冶弘闹得天翻地复，老朽望你别步其后尘……”

萧剑寒闻言大笑道：“蓝老不必担心，晚辈疏懒成性，人不逼我，晚辈决不会无事生非……”

蓝天碧哼了声道：“老夫倒要拭目以待了！”

这时段无非突然笑道：“小兄弟，你是公冶老人的弟子？”

显然，段无非为此十分高兴！

萧剑寒抱拳笑道：“公冶老人与晚辈虽有授技之缘，却无师徒之名！”

段无非大笑道：“名实之间，不过一线之微，小兄弟和公冶老哥好像都显得太谦虚了！小兄弟，有空可得到哀牢山玩玩啊！”

萧剑寒笑道：“晚辈一定前去‘惊神庄’拜候你老！”

段无非掀髯大笑道：“老朽扫榻以待了……”

古不怪此时忽然大声道：“段兄，咱们可要走了！烦段兄代为邀请蓝兄夫妇为兄弟和各大门派之人领路吧！”

段无非笑道：“古兄，这领路应是效先这孩子夫妇之事，舍妹夫妇和兄弟将同古兄和这位小兄弟以及各派长老殿后吧！”

古老闻言大喜道：“如此更好，只是太有些劳动段兄了！”

段无非转头向“化影神魔”蓝天碧道：“贤弟，你没有负伤吧？”

蓝天碧摇头道：“多谢大叔关怀，兄弟并未受到伤害！”

话音一顿向“自在神婆”凄然一笑道：“贤妻，愚兄真是惭愧得很……”

段神婆白发微颤地说道：“相公此言差矣，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妾身昔日之言，可惜未蒙相公采纳，但事到今日这般地步，相公也不必自责过甚，其实妾身也有不是之处，倘是当日妾身能够听我大哥之劝，不惜与相公反目相争，也许相公必念在数十年夫妻之情，尚不至于做出这件亵渎太多朋友的事情来了！”

听这对老夫妇的对答，到是相敬如宾得很！

“化影神魔”蓝天碧长叹一声道：“贤妻不必再说了，咱们先陪这些朋友出谷吧！”

“自在神婆”微微一笑道：“相公说的是……”转面向古老道：“古兄，今日得罪之处，尚祈见谅，就请古兄代为向各派长老们致意，老身与外子在此送客……”

古不怪大笑道：“老朽遵命！”目光一转，向“病叟”李吟风，峨眉掌教伏魔尊者，丐帮“白驴醉乞”吕心佛等一干

长老朗声一笑道：“各位，蓝夫人的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老朽请各位告知门下弟子，即刻由谷口离山，不得再作停留！”

伏魔尊者合十一礼，长笑道：“施主大德，造福各派良多，大恩未便言报，老衲谨此代表各大门派帮堡与会之人，向施主聊致谢意……”

话音一顿，突然大步走到台口，向台下朗声道：“主人已经决定取消‘武林一统教’开山大典，并已撤去四处埋伏，在谷口送客，各派子弟请即由谷口离山，不得逗留，否则有任何伤害到各位之处，本人就难以照顾了……”

今日之会的凶险，没有人瞧不出来！

是以伏魔尊者话音一落，台下群雄立即争先恐后，像潮水一般向那谷口挤了出去，连蓝效先和他的四名妻妾本想下台在前领路，都无法挤得到前面去而迫得退到台下相让！

古不怪瞧得宏声一笑道：“李病兄，你瞧瞧这些自诩刀头舐血，提脑袋在手上玩的朋友，究竟又有几个是那么不怕死的人啊？”

病叟摇头一叹道：“古兄，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兄弟相信，这世间之上，真正的亡命之徒，还是不多的！”

古不怪哈哈一笑道：“不错，病兄倒是深明其中之味……”

就在两人说笑之际，段无非插口道：“古兄，咱们也下台去吧！”

敢情武林人物的行动，究竟迅捷！那上千人也只不过盏茶不到，就已走得五成去了四成多！

古不怪大笑道：“正是，咱们该走了……”一转身，向萧

劍寒道：“小子，你呢？走不走？”

方必正在一旁听得大为惊讶，蕭劍寒不走？为什么？

其实，你说方必正惊奇，連蕭劍寒自己也之一怔道：“古老，晚輩怎会不走？这儿晚輩并无可留恋之处吧……”

古不怪哈哈一笑，低声道：“小子，你要走吗？真的？”

蕭劍寒失笑道：“古老，你老可别再卖关子了？到底你老要出什么花样？晚輩可不想再在这儿找什么麻烦了！”

古不怪大笑道：“不错！这儿麻烦，实在太多了……”

话音未已，掉头向段无非道：“段兄，咱们走……”

段无非大笑道：“各位兄台请！”

当下由“化影神魔”夫妇领先，“红红公主”以及“震天殿”中属下之人随后，引导着各派长老走下彩台！

蕭劍寒跟在古老和段老身后，跟方必正并肩走下彩台！

方必正低声道：“蕭兄，刚才古老好似要你留在此间莫要离去，蕭兄可知古老究竟为了何故么？蕭兄为何不问明白呢？”

蕭劍寒摇头道：“方兄，古老有时说话叫人难以理解！但此刻碍于人多，所以兄弟就未便多问，出谷之后，兄弟相信古老会向兄弟说明其中道理的！”

方必正低笑道：“蕭兄，看样子古老可不一定会说呢！”

蕭劍寒笑道：“为什么？”

方必正笑道：“蕭兄，你难道真的没想出来为什么？”

蕭劍寒道：“方兄莫非已然知道了？”

方必正笑道：“这个，兄弟只是猜想……”

蕭劍寒一把拉住方必正道：“方兄，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可不可以说出来？”

方必正淡淡一笑，低声说道：“萧兄，你可是忘了？那郝娇娇和那蓝姑娘呢！你见到她们没有？”

萧剑寒闻言呆了一呆！不错，他刚才果真倒想到过这件事！

只是由于大敌当前，而未曾再去深思查探！这时经方必正提了出来，他似乎也有些明白古老的用意了！古老很可能是要他找到她们之后再行离去！

萧剑寒心念及此，皱眉低声道：“方兄，敢情是古老要兄弟留在此间等那郝姑娘？”

方必正笑道：“不是郝姑娘，是蓝姑娘！”

萧剑寒失笑道：“方兄，咱们出了此谷再问问古老吧！兄弟好似觉得，这中间还有什么别的关键，不会这等简单的……”

方必正笑道：“好吧，反正古老既有要你留下之意，多少总得有些话要交代，何况，郝姑娘她们又离去得如此突然呢？萧兄，依兄弟的想法，那位蓝姑娘可能是……”

方必正忽然摇头一笑，不往下说！

萧剑寒低声道：“方兄缘何一笑住口，不往下说呢？”

方必正笑道：“萧兄，天下常有出人意料之事发生，兄弟突然觉得，那位蓝姑娘虽是蓝神魔的孙女儿，但她的气质却十分不同，兄弟甚盼萧兄记下兄弟这句话，也许会有助于萧兄行止！”

这话充分地显示了一种关切和鼓励！

萧剑寒听得出来！他正想告诉方必正，他会留心及此，一行人却已走在了这座无名深谷之外的山道之上！

段无非已大声笑道：“各位前途保重，恕老朽不再远送了！”

敢情主人这方的人，都在谷口止了步！

各派长老，由伏魔掌门代表说话，合十应道：“蓝施主能够悬崖勒马，弥此一场大劫，实是武林大幸之事，老衲谨代表各大门派，向蓝施主敬言关怀之心！连日叨扰之处，老衲等深觉不安，但望蓝施主消除名利之心以后，于游江湖之日，能够拨冗至各派小作勾留，也好容老衲等人，稍尽地主之谊……”

“化影神魔”蓝天碧哼了一声，十分落寞地道：“多谢尊者厚意！蓝某心领了！”

话音一落，转身向谷内行去！

蓝天碧一走，“自在神婆”、“红红公主”、“落星神剑”蓝效先和四位妻妾，自然也随后而去！

此刻，“震天殿”中的门下们，也都退回谷内了！只有“惊天神魔”段无非老人立在原处未动！

他向萧剑寒微微一笑，招手道：“老弟，你过来！”

萧剑寒应声走了过去，笑道：“段老有何见教？”

段无非低声道：“老弟，你刚才曾与那位小兄边走边谈，老夫由于习练一种特殊的功力，所以句句都听在耳中！”

萧剑寒闻言，倒是丝毫未露惊异之色，只是一笑道：“段老可是要晚辈打消逗留忘忧坪之意？”

段无非笑道：“老朽并无此心！老弟，老朽可能要在这‘震天殿’住上十天半月，老弟若有为难之事时，不妨去那敞轩即可！”

萧剑寒闻言，心中十分感激，笑道：“晚辈记下了！”

段无非这才一笑转身，大步行向谷内！

萧剑寒心中暗暗忖道：“那轩辕叔叔没有说错，这谷内果然藏有秘道，可以通往那忘忧坪上，否则，他们全都返身走进这座无名谷，又怎生回到忘忧坪呢？……”

萧剑寒心中默念未已，“病叟”李吟风已走了过来！这时，各派长老，均在向古不怪道谢告别！

李吟风没有向古不怪客套，却是来到萧剑寒身边，低声说道：“小兄弟，老朽这就回转‘天机岛’，小兄弟可有什么事要老朽向申城主述说？老朽甚愿为小兄弟效劳！”

萧剑寒听得一怔道：“李老，晚辈与申城主之间并无深交啊！”

李吟风笑道：“这一点老朽知道。不过，小兄弟，老朽不信小兄弟没有话要老朽转达申城主，小兄弟再想想看！”

萧剑寒这下子可被李病叟给问住了！他想了很久，终于摇头道：“李老，恕晚辈想不出有什么话要说！”

李吟风淡淡一笑道：“小兄弟，老朽想知道，你对申无极的为人，看法如何？”

萧剑寒笑道：“申城主武林长者，晚辈不便妄肆评说！”

李吟风笑道：“老弟，你这话显得太世故了！老朽倒愿老弟能够赤诚相对，也许这样会对老弟今后仗剑江湖，大有裨益！”

萧剑寒闻言，悚然一震道：“李老教训得是！晚辈……”

他顿了一顿，低声道：“那申城主貌似忠厚，内实深藏奸心，晚辈觉得将来为祸武林之人，定然就是这位‘不死城

主’！”

李吟风目光一亮，笑道：“大兄弟，你真是个解人！”

萧剑寒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李吟风微微一笑道：“老弟，你虽想不起有什么话要转告申无极，但老朽却依然要代你向他说上一句话，老弟，你同意否？”

萧剑寒笑道：“你老要代晚辈说一句什么话？”

李吟风笑道：“要那申无极有生之年，莫要踏入中原一步！”

萧剑寒一愣道：“李老，这不显得太过份么？”

李吟风笑道：“老弟，中原人物生命，与这句话孰轻孰重？”

萧剑寒动容恭声道：“晚辈同意了！”

李吟风点头一笑，低声道：“老弟，那申无极处心积虑非同小可，中原武林，经蓝神魔这一番教训，应是有所警惕，老弟若能适时给予诱导，化各门派私怨为共维武林正义，则老朽相信不出五年，武林应可再见太平盛世！”

萧剑寒悚然抱拳道：“晚辈敢不从命！”

李吟风这才哈哈一笑，领着“不死城”中的东、西二大行者，向古不怪殷勤道别，扬长而去！

古不怪目睹“病叟”李吟风等人均已离去，不禁回头向方必正、萧剑寒两人哈哈一笑，朗声说道：“小子，他们都走了！”

其实，这时还有几位没有走。这几位是丐帮长老吕心佛、“旋天庄”少庄主、“玉剑屠龙客”车绍元、“黑堡”堡主的千金“无影女”赵飞萍，以及随着他们同来的属下之人，还逗

留在谷口之外！

是以，方必正闻言笑道：“古老，他们并未走光呢！”

古不怪笑道：“是么？”他一转头，向站在身旁的“白驴醉乞”一笑道：“老花子，你干吗不走？人家那少庄主和赵姑娘乃是情话缠绵，不忍离别，才会在那儿卿卿我我，难解难分，你这老家伙也赖在此地，可是想打什么歪主意，找一个老伴么？”

古不怪话声极高，那车绍元与赵飞萍虽然站立之地离着古不怪尚有一二十丈远近，但也听得十分清楚！

古老话音一落，顿时把这一对郎欢女爱的少男少女，羞得面红耳赤，匆忙之下，双双率着属下之人，飞奔而去！

方必正瞧得摇头笑道：“古老，这真是太缺德了！”

古不怪大笑道：“缺德？老夫不这么叫上一声，他们几时才好意思联袂而奔？”

方必正大笑道：“古老，用这种方法，促成他们同时奔去，这可真只有你老想得出来，而且，也只有你老才会这么做……”

古不怪大笑道：“怎么，大花子，你是在挖苦老夫么？”

方必正伸舌道：“晚辈岂敢！你老明鉴！”

古不怪笑道：“小花子，说来也是，老夫也觉得这么做有些缺德……”

方必正只是一笑，却未答话！

吕心佛在旁笑道：“古老，依老花子看法，你并不算缺德！反而可以说积了不少德！一做红媒添百岁，古老难道不知道么？”

古不怪听得哈哈大笑道：“我要是再活上百岁，那可真成了老怪物了！”

吕心佛哈哈笑道：“古兄，自古唯仁者多寿，古兄以‘舍生忘死’之心，造福于武林儿女者不知几多，能得高寿，何足称怪？”

古不怪大笑道：“话到了吕兄口中，果然变得好听多了！”话音一顿，古不怪掉头向萧剑寒道：“小子，你在旁边发什么愣？”

萧剑寒听得心中直想笑！暗道：“我几时发愣了？”不过，他口中却笑应道：“古老，晚辈并非是发愣！”

古不怪道：“那你干吗不说话？”

萧剑寒大笑道：“你老一直在跟方兄与吕老说笑，晚辈自是不便插口！”

古不怪道：“好小子，你敢情是怪老夫冷落了你？”

萧剑寒笑道：“晚辈不敢！”他顿了一顿，又道：“古老，晚辈有一句话哽在喉头，不知该不该说出来？”

古不怪大笑道：“小子，你这是几时学来的一套？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谁让你这么吞吞吐吐，故作斯文了？”

萧剑寒笑道：“古老，晚辈因为不知你老对郝娇娇姑娘的下落是否关心，所以，晚辈才不便直截说出口来！”

古不怪大笑道：“说了半天，你只是为了关心郝娇娇？”

萧剑寒笑道：“郝姑娘为了扮作晚辈，方始在台下失踪，如果郝姑娘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罪在晚辈了么？”

古不怪大笑道：“小子，你别兜个圈子说话好不好？凭凭良心，你果真是为那郝丫头担心么？还有那蓝姑娘主仆呢？”

萧剑寒笑道：“古老，蓝姑娘的一家三代均在这‘忘忧坪’，她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有郝姑娘乃是……”

他摇头一叹，又道：“如果郝姑娘有了什么不妥，叫晚辈如何向温老前辈交代？”

古不怪笑道：“小子，老夫早就知道你的心意了！”

萧剑寒笑道：“什么心意？你老又胡扯！”

古不怪道：“老夫才不会胡扯呢！否则，在那彩台之上老夫就不会问你要不要留在这‘震天殿’中不走了！”

萧剑寒笑道：“古老，你老的意思，可是要晚辈在此寻找郝姑娘？”

古不怪笑道：“这是你的事！”话音一顿，向方必正道：“小花子，咱们该走了！”

方必正笑道：“古老，咱们到哪儿去？”

他可是在代那萧剑寒发问了！

古不怪焉有听不出来之理？哈哈一笑道：“小花子，你是在帮着这小子忙，是么？其实，老夫那儿也不想去，只想找上一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今儿这什么开山大典老夫连一顿好酒都没捞着，实在是大感划不来得很！”

方必正笑道：“你老如是想要痛饮，长安城的‘太白楼’正是昔日诗酒八仙常去之所，青莲居士遗风尚在，咱们何不在长安等上个十天半月，一方面你老可以大喝特喝，二来也好等候萧兄，把郝姑娘的下落打探明白？”

古不怪道：“这到使得！不过，老夫只以十天为限，过时不候！”

方必正大笑道：“古老，十天的时间，在萧兄而言，已是